

阿毗達磨順正理論卷第三十九 洛九

尊者 眾賢造

唐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辯業品第四之七

別解脫律儀從何而得復從何而得餘二律

儀頌曰

從一切二現 得欲界律儀 從根本恒時

得靜慮無漏

論曰欲界律儀謂別解脫此從一切根本業道及從前後近分而得從二得者謂從二類即情非情性罪遮罪於情性罪謂殺等業遮謂女人同室宿等非情性罪謂盜外財遮謂掘地斷生草等從現得者謂從現世蘊處界得非從去來由此律儀有情處轉去來非是有情處故有情處者謂諸有情及諸有情所

依止處現蘊處界內者即是有情所依外者名為有情所止非過未故若得靜慮無漏律儀應知但從根本業道以定中唯有根本業道故非從前後近分而得以在定位唯有根本在不定位中無此律儀故從有情數所發遮罪尚不得此二種律儀況從非情所發遮罪從恒時者謂從過去現在未來蘊處界得如與此戒為俱有心由此不同應作四句有蘊處界從彼唯得別解律儀非餘二等第一句者謂從現世前後近分及諸遮罪第二句者謂從去來根本業道第三句者謂從現世根本業道第四句者謂從去來前後近分有言非得善律儀時有可現世惡業道等故應別立此四句文謂應說言有一類法於彼唯得別解律儀非二律儀乃至廣說第一句者

謂於現在得前後近分及遮罪遠離餘隨所應皆如是說於業道等處置業道等聲故前四句義亦無失由如是理亦通防護過現業道等非唯防未來以業道等聲說彼依處故若異此者則應但說防護未來律儀但能防未來罪令不起故非防過現已滅已生律儀於彼無防用故諸有獲得律不律儀從一切有情支因皆等不非一切等其相云何頌曰律從諸有情 支因說不定 不律從一切有情支非因

論曰律儀定由調善意樂普緣一切有情方得非少分緣惡心隨故支因不定支謂業道且於別解諸律儀中有從一切支謂苾芻戒有從四支得謂餘律儀許因不同略有二種一無貪等三種善根二下中上等起心別就

初因說一切律儀由一切因一心有故就後因說一切律儀各由一因以下品等不俱時起如先說故此中且就後三因說或有一類住律儀者於一切有情得律儀非一切支非一切因謂以下心或中或上受近事勤策戒或有一類住律儀者於一切有情得律儀由一切支及一切因謂以三心受近事勤策苾芻戒或有一類住律儀者於一切有情得律儀由一切因非一切支謂以三心受近事近住勤策戒無有不徧於諸有情得律儀者已說因故非於一分諸有情所誓受律儀惡心全息今應思擇於佛乃至蟻子身上所得律儀為有別不若有別者趣不定故於諸

有情所得律儀應有增減若無別者何緣殺人犯他勝罪殺非人者唯犯麤惡若殺傍生犯墮落罪非有情境身差別故令所受戒亦有差別然罰罪業有差別者應知但由別加行故殺人加行與殺非人乃至殺蟻皆有差別且殺同趣同部罪中由加行殊業尚有異如殺香象所獲罪多若殺蚊蟲所獲罪少何況異趣加行有別異部罪中而無輕重由總意樂建立律儀謂普於有情無有差別起調善意樂求得律儀非於一有情不捨惡意樂而可求得別解律儀故得律儀無有差別以得律儀者必不別觀補特伽羅支處時緣故謂定不作如是別觀於某有情我離殺等於某支戒我定能持於某方域我離殺等我唯於彼一月等時除戰等緣能離殺等如是受

者不得律儀但得律儀相似妙行是故無有由諸有情身差別故戒有差別又於自身不得根本業道所攝別解律儀勿思法等由自殺害成無間等所攝罪業得眷屬攝於理無遮謂離最初眾餘罪等又此所受別解脫律儀通於一切能不能境得非唯於能境得此律儀要普於有情起無損惱意樂無別方可得故若謂不然於睡悶等皆不可殺故應不得律儀若謂彼覺得本心已還可殺者此亦應然以非所能有可改易為能境已還可殺故有作是說若唯於能則此律儀應有增減以所能境與非所能二類有情有轉易故此不成難境轉易時無此律儀得捨因故謂所能境及非所能後轉易為不能能境無理令彼捨得律儀總於所能得律儀故若必欲令

能不能境有轉易故戒有捨得則成律儀增減過者豈不有草本無而生有諸有情永入圓寂由此應有捨得律儀亦不離前戒增減是故前說於理無過又非過去一一如來及所化生入圓寂故後佛於彼不得律儀有後律儀減於前失律儀非對一一有情各異相續別發得故又前後佛戒支等故謂諸律儀隨無貪等為因差別生別類支一一類支各一無表總於一切有情處得如是無表既無細分不可分析為少為多如何言有後減前失又一切佛徧於有情具一切支律儀無表以支數等無差別故無後佛戒減於前失已說從彼得諸律儀得不律儀定從一切有情業道無少分境及不具支不律儀者此定無有由一切因下品等心無俱起故若有一

法九

五

類由下品心得不得律儀後於異時由上品心斷眾生命彼但成就下不律儀亦成殺生上品表等中品上品例此應知此中應思於屠羊等事有唯受一得不律儀不應言亦有受一事得若爾何故無從一切因得不律儀如得律儀者雖於殺等差別表中先已受一後更別受而不律儀非更新得謂先總望一切有情起無所遮損害意樂為活命故受不律儀彼於今時復何所得故此無有從一切因然律儀中有從近事受勤策戒勤策復受苾芻律儀別別受時所受業道眷屬異故隨要期異得先未得由此可得從一切因此中何名不律儀者謂諸屠羊屠雞屠猪捕鳥捕魚獵獸劫盜魁膾典獄縛龍煮狗及置涼等等言類顯讒構譏刺伺求人過喜說他非非法

追求以活命者及王典刑伐斷罪彈官等但恒有害心名不律儀者由如是種類住不律儀故有不律儀故行不律儀故巧作不律儀故數習不律儀故名不律儀者言屠羊者謂為活命要期盡壽恒欲害羊餘隨所應當知亦爾諸屠羊者唯於諸羊有損害心非於餘類寧於一切得不律儀徧於有情界得諸律儀其理可爾由普欲利樂勝阿世耶而受得故非屠羊等不律儀人於已至親有損害意乃至為救自身命緣亦不欲殺如何可說普於一切得不律儀此亦可然不律儀者徧於有情境善意樂壞故雖無是處而假說言設諸有情及父母等一切皆作羊像現前屠者徧緣皆有害意謂彼久習不律儀心乃至已親亦無所顧為活命故設已至親現變為羊

第九

六

尚有害意況命終後實受羊身於彼能無殺害意樂不律儀者受惡戒時必起如斯凶悖意樂設我母等身即是羊我亦當殺況餘生類由此意樂得不律儀異此但應得處中罪由此雖了親現非羊而亦有害心故徧得惡戒雖無聖者當作羊身而同至親亦有害意經主於此作是例言若觀未來羊等自體於現親等得不律儀羊等未來有親等體既於彼體無損害心應觀未來至親等體於現羊等不得惡戒如是等例於理不齊無善意樂故有惡意樂故謂彼正受不律儀時無正思惟調善意樂我當不害一切有情有邪思惟凶悖意樂我當普害一切有情事雖主羊而心寬徧是故容有觀未來羊於現聖親亦發惡戒非觀來世聖及至親於現羊身不發惡

戒或無勞諍理應同許且如有一受屠羊人雖一生中不與不取於已妻妾住知足心瘕不能言無語四過而因羊壞善阿世耶具得七支不律儀罪如是於親等雖無害心而善阿世耶因羊壞故徧有情界得不律儀若先洛九要期受善學處後不全損善阿世耶由遇別緣唯受殺者得處中罪非不律儀但得不律儀必應全損善阿世耶故具得七支經部諸師於此僻執隨所期限支具不具及全分一分皆得不律儀律儀亦然唯除八戒由隨彼量善惡尸羅性相相違互相遮故若爾應受不律儀人亦名近事應諸近事亦得名為不律儀者云何應爾理逼應然謂屠羊人立如是誓我為活命雖受殺羊然受離餘不與取等或諸近事作是誓言我定受持離殺生戒

為活命故唯受盜等無如是理一相續中二阿世耶互相違故理應如是所以者何不律儀人若於是處阿世耶壞唯於是處勿有律儀近事亦然若於是處阿世耶不壞唯於是處勿有不律儀許隨彼量善惡尸羅性相相違互相遮故若一一處得不律儀即能總遮一切善戒及一一處得善律儀即能總遮一切惡戒是故無有不律儀人亦名近事及無近事亦得名為不律儀者此亦非理違前說故雖屠羊人為欲活命但受殺業然於有情意樂壞故亦應成就不與取等諸不律儀由是理應離盜等者亦應遮止殺不律儀若汝意謂諸屠羊者於他物等意樂不壞不應獲得彼不律儀豈不亦應離盜等者有於羊所意樂既壞不應遮遏殺不律儀如是還應不

免前過若於是處有善意樂即於是處唯得善尸羅及於是處有惡意樂即於是處唯得惡尸羅則不應許由隨彼量善惡尸羅互相遮止此顯所受善惡尸羅非一一支徧能遮故若汝意謂如善律儀有不具支此亦應爾涂九謂如有受近事近住勤策律儀雖不具支而亦得彼缺支攝戒受不律儀亦應如是此例非等律儀不律儀用功不用功得有異故謂諸善戒要藉用功善阿世耶方能受得以難得故理數必應非受一時總得一切若諸惡戒不藉用功惡阿世耶便能受得非難得故理數必應隨受一時總得一切以於欲界不善力强惡阿世耶任運而起造諸重惡不待用功善阿世耶易毀壞故隨受一種便總得餘善則不然故例非等現見穢草不用功生

要設勸勞嘉苗方起又如有受不律儀人作是要期我於盡壽每晝或夜半月月等一度屠羊等亦得不律儀由不律儀易受得故以於欲界不善力强雖不恆為而得惡戒諸有欲受出家律儀若作要期我於盡壽每晝或夜半月月等一度離殺等不得善律儀由善律儀難受得故以於欲界善法力劣若不恆持不得善戒此亦應爾為例不齊故經部師避無根過而反墮在難拔過中智者應詳無倒取捨已說從彼得不律儀得不律儀九餘無表如何方便未說當說頌曰
諸得不律儀 由作及誓受 得所餘無表 由田受重行
論曰不律儀人總有二種一者生在不律儀家二生餘家後受此業諸有生在不律儀家

若初現行殺等加行是人由作得不律儀若生餘家後方立誓謂我當作如是事業以求財物養活自身初立誓時便發惡戒是人由受得不律儀由三種因得餘無表餘無表者謂非律儀非不律儀處中攝故由三因者一者由田謂於如斯有德田所初施園林等善無表便生如說有依諸福業事二者由受謂自要期言我從今若不供養佛及僧眾不先食等或作誓限於齋日月半月及年常施食等由此有善無表續生三由重行謂起如是殷重作意行善行惡謂淳淨信或猛利纏造善惡時能發無表長時相續乃至信纏勢力終盡如前已說如是已說得律儀等捨律儀等今次當說且云何捨別解律儀頌曰
捨別解調伏 由故捨命終 及二形俱生

斷善根夜盡 有說由犯重 餘說由法滅
迦濕彌羅說 犯二如負財
論曰調伏聲顯律儀異名由此能令根調伏故由五緣捨別解律儀一由故捨謂於律儀由阿世耶不懷欣慕為捨學處對有解人發起相違表業差別非但由起捨學處心如得律儀心無能故又在夢中捨不成故非但由起表業差別念癡狂等捨不成故非但由二對傍生等起心發表捨不成故二由命終謂眾同分增上勢力得律儀故三由依止二形俱生謂身變時心隨變故又二形者非增上故四由斷滅所因善根謂表無表業等起心斷故是此律儀因緣斷義捨盡壽戒由上四緣近住律儀亦由夜盡謂近住戒由上四緣及夜盡捨過期限故夜盡者謂明相出時諸

軌範師多分共許如是五種捨律儀緣有餘部師執隨犯一感墮重罪捨出家戒有餘部執正法滅時別解律儀無不皆捨以諸學處結界羯磨所有聖教皆息滅故爾時雖無得未得律儀而先得律儀無有捨義迦濕彌羅國毗婆沙師蘊理教於心作如是說非犯隨一根本罪時一切律儀有皆捨義然犯重者有二種各一名具尸羅二名犯戒者若於所犯應可悔除發露悔除唯名具戒如有財者負他債時名為富人及負債者若還債已但名富人此亦應然故非捨戒以何理教蘊在中心且辯心中所蘊正理謂如受一一非徧得律儀應犯一一時非徧捨一切本於一切有情處所受得律儀不應今時於一犯罪便捨一切若汝意謂出家律儀必無別受還別

法九

十一

得義如何可說如非別受徧得律儀應無犯一徧捨一切故例非等此詰不然自所許故謂汝亦許在家律儀非犯根本便捨一切或汝自許別解律儀隨別受時還得爾所如是應許犯律儀時隨所犯捨非捨一切且所受戒有是極成非犯一時頓捨一切苾芻勤策理亦應然設犯重時無容皆捨或先已說先說者何謂闕律儀若名近事苾芻勤策闕亦應成故無近事闕律儀者如彼別犯非捨一切苾芻勤策例亦應然或於此中有何理趣於四重罪隨犯一時出家律儀一切頓捨非於三種有善意樂乃至為救自身命緣亦不欲犯非捨一切如汝宗說得不律儀若爾何緣薄伽梵說犯四重者不名苾芻不名沙門非釋迦子破苾芻體害沙門性壞滅墮落立

他勝名依勝義苾芻密意作是說且汝應說何緣犯重便捨一切非犯所餘以犯所餘可悔除故若犯餘罪未悔除時不失苾芻性悔除何所益更求何益此令苾芻性不缺漏不朽不雜能令如是成何功德若令如是便得生天若爾諸天對持戒者應極可供養執於尸羅無違犯者專求生彼故然非聖教專為生天令苾芻等清淨持戒故非悔者專為生天既爾應言非犯戒者可能現證出世功德故悔除者異不悔除豈不對於出世功德可悔除罪未悔除時彼亦非全破苾芻體何緣不許犯重苾芻犯不可除他勝罪故雖亦成就所餘律儀於出世德畢竟非器故世尊言非苾芻等又可除罪未悔除時如何有餘苾芻性在以彼於入正性離生及餘一切無漏

佛九

十二

功德皆能為障乃至為修不淨觀等尚不能令心住一境況能成就若如是類有苾芻體當自歸禮汝是苾芻與犯重人有何差別是故應許犯重苾芻如無子能子說非子於無人用人說非人於無形男說非男等於苾芻事既不能成雖有餘律儀說非苾芻等佛如是說於義何違非唯能持別解脫戒於佛聖教少有所成由此律儀招有果故然諸佛意憎背有果持戒無缺尚未稱情況犯重人能適佛意以違佛意如子違父所作事業不稱本期由此故言非苾芻等此言非證捨律儀因毗婆沙師以如是理蘊在心首決判此言依勝義苾芻密意作是說此中經主作如是說此言凶悖凶悖者何謂於世尊了義所說以別義釋令成不了與多煩惱者為犯重罪

緣寧知此言是了義說由律自釋有四苾芻
一名想苾芻二自稱苾芻三乞囚苾芻四破
戒苾芻此義中言非苾芻者謂非白四羯磨
受具足戒苾芻非此苾芻先是勝義後由犯
重成非苾芻故知此言是了義說豈唯白四
羯磨受具足戒苾芻有犯重罪非由三歸三
說受具足戒苾芻亦犯重罪何理遮此三歸
得戒令不犯重成非苾芻設許此言是了義
說唯白四羯磨受具戒者若有犯重罪成非
苾芻由此苾芻於生聖法無苾芻用名非苾
芻非捨律儀失苾芻號故廣論者作是判言
依勝義苾芻密意作是說此為善說以犯重
人無生聖道苾芻用故非由執此是了義言
能遮我宗決判意趣若異此者復有何緣同
犯尸羅於中則有失戒不失戒苾芻非苾芻

卷九

十三

故離對法宗無令生喜理雖作是謗與多煩
惱者為犯重罪緣然應詳審誰最能作犯重
罪緣為作是言雖犯一戒而有餘戒應勤護
者為作是言既犯一戒餘戒皆失任造惡者
非對法者此決判言少障生天解脫愛果然
唯示導令彼修因如何謗言勸他犯重謂我
但作如是誠言犯一戒時餘戒不捨應於餘
戒專精護持如是真名遮他犯重汝說犯一
頓捨一切豈不專作犯重罪緣故造罪緣在
汝非我雖作是說非此苾芻先是勝義後由
犯重成非苾芻此言麤淺雖先未證望當證
能若後無能亦名失故如契經說觀此世間
及天放逸退失聖慧又先已說先說者何謂
彼永非出世德器故於勝義言非苾芻寧知
大師有斯密意由此中說彼非沙門餘處復

言沙門有四更無第五故知於此唯就勝義
言非苾芻由彼補特伽羅名汙道沙門故非
彼先證道後汙如何成經主釋言雖有此說
而彼唯有餘沙門相故名沙門如被燒材假
鸚鵡背洄池敗種火輪死人此但有言所引

卷九

十四

眾喻皆無能故以諸材木少被火燒世間說
名被燒材木非全成炭名被燒材若謂隨燒
全分一分二種皆許名被燒材則喻及法二
俱猶豫喻於所喻無證功能名洄池中容有
少水但無池用故立洄名設水全無亦名洄
者同前猶豫於證無能由此已遮死人敗種
謂雖猶有少種功能而諸世間亦說敗種或
雖不敗被損功能不復生芽亦名敗種有同
死法亦名死人故契經中言放逸者常死假
鸚鵡背及旋火輪二喻皆違契經所說沙門

有四更無第五若唯形相得名沙門如世有
人須沙門相矯設方便作沙門形應名沙門
說為第五非彼假背及旋火輪可得說名背
輪餘相非實背輪為其先故如是應有先非
沙門作沙門形立為第五然佛說四無第五

言為止如斯相沙門執故引眾喻皆無證能
又經主寧知佛如是意說以餘處說不名苾
芻不名沙門非釋子等豈不數勸應審尋思
寧隨一文便為固執又先已說先說者何謂
此沙門名汙道故知此唯約勝義苾芻密意
說言非苾芻等故非頓捨一切律儀名非苾
芻理極成立非此唯有餘沙門相故名沙門
如被燒材鸚鵡背等理可成立以世尊說彼
人應名犯戒苾芻惡苾芻故若彼頓捨一切
律儀應但名為無尸羅等寧標犯戒惡苾芻

卷九

十五

名上座此中作如是詰若言無者無何尸羅以尸羅名亦目慣習善惡戒外亦見有言此善尸羅惡尸羅者作如是說何理相違彼最應言無尸羅者以一切有慣習尸羅然說彼為無尸羅者則知彼闕淨戒尸羅故彼詰言無深理趣經主於此自問答言若犯重人非苾芻者則應無有授學苾芻不說犯重人皆成他勝罪但成他勝罪定說非苾芻對法諸師豈不應說經部定是極凶悖人凶悖者何謂作是說有犯重者非成他勝以世尊說犯四重者不名苾芻乃至廣說若謂彼據住覆藏心故佛說為非苾芻等何緣不許犯重苾芻無苾芻勝能言非苾芻等非由頓捨一切律儀我國諸師不作是說諸犯重者非非苾芻但作是言有餘戒在本於一切受得律儀

非犯一時餘便頓捨如汝宗說得不律儀經主此中欲排正理言彼所說非犯一邊一切律儀應徧捨者彼言便是徵詰大師大師此中立如是喻如多羅樹若被斷頭必不復能生長廣大此喻意顯犯一重時餘戒不能生長廣大戒根既斷理徧捨故彼於喻意非能善釋此喻但遮餘生長故若異此者喻應不成然我分明見此喻意謂餘學處如彼枝葉雖越而可得餘律儀四重如頭若隨犯一必不復得所餘律儀由此定無入見道等故契十九經說依住尸羅方能進修殊勝止觀若異此釋喻便不成且汝所宗四重學處為總如一多羅樹頭為一樹頭喻一學處若四學處總喻一頭應犯一時非捨一切見斷少分多羅樹頭餘分無妨猶生長故若一學處如一樹

頭亦犯一時非捨一切以見斷一多羅樹頭
餘頭無妨猶生長故如前已說前說者何謂
於此中有何理趣隨犯一重頓捨律儀非護
餘三不捨一切如多羅頂斷一餘存既見世
間多羅樹頂雖斷一分餘分猶生四重總如
多羅樹頂應知犯一無損餘三又諸多羅一
頭被斷一不生長餘樹不然汝執尸羅一相
續斷則餘亦斷故喻不成由此亦遮上座立
喻彼說如大樹具根莖枝葉若根被斷便總
乾枯如是戒根若隨犯一則便頓壞一切律
儀誰於此中言餘不壞已說犯一餘無勝能
謂必不能入見道等然就彼喻非失律儀以
見世間或有一樹四根齊等深入堅牢非斷
一時一切枯死唯損一分戒亦應然就別樹
論准前應說故彼立喻於證無能經主此中

卷九

十七

復作是說於此無義若救何爲若如是人猶
有苾芻性應自歸禮如是類苾芻此言便爲
輕調於佛以佛說彼亦是沙門雖得汙道名
而有尸羅故經主此中應作是說於此無義
何苦救爲若如是人猶有沙門性應自歸禮
如是類沙門餘相沙門如前已破非苾芻等
亦已釋通由此理成顯彼所引諸餘聖教爲
證無能又彼無能少說正理證唯犯一便捨
一切又於無義徒致推徵實有律儀強言已
捨勸已犯者縱情造惡豈名持法利樂有情
若犯重人有餘戒在何緣擯出苾芻衆外何
用如是無勢用人於清衆中速擯彌善若由
犯重便捨律儀應如二形生時能捨性相違
故如闇與明不犯律儀應容更受非無慚愧
永障尸羅勿捨彼人不得受戒故知重罪得

與戒俱由汙尸羅不容更受既無勝用故應擯出上座於此更有多言由前理教已總遮遣恐文煩廣不別彈斥然彼堅固煩惱纏心於自論中造文作頌說麤惡語謗讟聖賢無故自傷深為可愍我國眾聖惑業已除所制法言憑真理教而彼凶悖謗法毀人既造深慝當招劇苦我豈於彼更致酬言唯願當來彼惡無報靜慮無漏二律儀等云何當捨頌曰

捨定生善法 由易地退等 捨聖由得果

練根及退失

論曰諸靜慮地所繫善法由二緣捨一由易地謂上下生二由退失謂退勝定捨眾同分及離染時亦捨煖等及退分定為攝此故復說等言經主釋中應加離染如捨色善由易

洛九

十八

地退及離染三無色亦爾捨無漏善由三種緣一由得果總捨前道二由練根捨鈍根道三由退失捨諸勝道此或是果或勝果攝經主於此應說二緣以得果言攝練根故謂練根位必還得果棄捨鈍果勝果道故我於此中應少分別若捨見道及道類智當知但由得果非退若不動法無學俱無所餘無漏容具二種如是已說捨諸律儀不律儀云何捨

頌曰

捨惡戒由死 得戒二形生

論曰諸不律儀由三緣捨一者由死捨所依故二由得戒謂若受得別解律儀或由獲得靜慮律儀惡戒便捨對治力勝捨不律儀三由相續二形俱起以於爾時所依變故住惡戒者雖或有時由善意樂捨刀網等若不得

律儀終不捨惡戒現見雖避諸發病緣不服
良藥病終難愈不律儀者受近住戒至夜盡
位捨律儀時為得不律儀為名處中者有餘
師說得不律儀惡阿世耶非永捨故如停熱
鐵赤滅青生有餘師言若不更作無緣令彼
得不律儀以不律儀依表得故前說應理先
受戒時惡阿世耶非永捨故依前表業惡戒
還起處中無表捨復云何頌曰
捨中由受勢 作事壽根斷
論曰處中無表捨由六緣一由受心斷壞故
捨謂先誓受恒於某時敬禮制多及讚頌等
今作是念後更不為彼阿世耶從茲便息由
彼棄捨本意樂故或復別作勢用增強與先
現行相違事業本意樂息無表便斷二由勢
力斷壞故捨謂由淨信煩惱勢力所引無表

彼二限勢若斷壞時無表便捨如所放箭及
陶家輪故軌範師作如是說由等起力所引
發故雖捨加行及阿世耶無表或容盡壽隨
轉乃至發起極猛利纏捶擊禽獸應知亦爾
或先立限齊爾所時今限勢過無表便斷三
由作業斷壞故捨謂雖不捨根本受心然更
不為所受作業唯除忘念而不作者以此無
表期加行生絕加行時無表便捨四由事物
斷壞故捨謂所捨施制多園林及所施為宜
網等事本由彼事引無表生彼事壞時無表
便捨五由壽命斷壞故捨謂所依止有轉易
故六由依根斷壞故捨謂起加行斷善惡時
各捨彼根所引無表非至斷善得靜慮時方
捨處中善惡無表以羸劣故起加行時便捨
處中善惡無表如何經主於此義中說第六

緣名為斷善若作是說斷善加行亦名斷善

為第六緣是則應言靜慮加行亦名靜慮復

成七緣靜慮加行中捨惡無表故應言根者

通善惡根所說斷言是斷加行由依根斷為

第六緣此釋頌文於理無失欲非色善及餘

一切非色染法捨復云何頌曰

捨欲非色善 由根斷上生 由對治道生

捨諸非色深

論曰欲界一切非色善法捨由二緣一斷善

根二生上界應言少分亦離染捨如憂根等

非色善法三界一切非色染法捨由一緣謂

起治道若此品類能斷道生捨此品中惑及

助伴何有情有善惡律儀頌曰

惡戒人除此 二黃門二形 律儀亦在天

唯人具三種 生欲天色界 有靜慮律儀

無漏并無色 除中定無想

論曰唯於人趣有不律儀然除北洲唯三方

有於三方內復除扇搥及半擇迦具二形者

律儀亦爾謂於人中除前所除并天亦有故

於二趣容有律儀復以何緣知扇搥等所有

相續非律儀依由經律中有誠證故謂契經

說佛告大名諸有在家白衣男子男根成就

乃至廣說毗奈耶中亦作是說汝應除棄此

色類人故知律儀非彼類有復由何理彼無

律儀由二所依所起煩惱於一相續俱增上

故於正思擇無堪能故彼起貪欲相續行時

不能伏除故非戒器又有猛利慚愧現前此

類方能為戒依止彼類無故非律儀依若爾

何緣彼無惡戒於彼相續惡阿世耶性羸劣

故不堅住故謂扇搥等婬愛多行無暫伏除

對治道故非諸數起猛利愛人能於有情起極猛利勃惡意樂今現在前設暫能生亦不堅住身無能故心亦無能故彼類身亦無惡戒即由此理善阿世耶於彼身中劣不堅住要有強盛堅住惡心方有惡戒及有強盛堅住善心方有善戒彼俱闕故二戒俱無然二形生捨善惡戒二依貪欲極增上故非成扇據等捨善惡律儀起二依貪非極重故由如是理已釋北洲二阿世耶非猛利故又不順起三摩地故彼身無有善惡律儀惡趣無能覺邪正理又非猛利慚愧所依要此相應及損壞者方可得有善惡律儀故惡趣中無善惡戒又扇據等如鹹鹵田故不能生善戒惡戒世間現見諸鹹鹵田不能滋生嘉苗穢草若爾何故契經中言有卵生龍半月八日每

從官出來至人間求受八支近住齋戒此得妙行非得律儀是故律儀唯人天有然唯人具三種律儀謂別解脫靜慮無漏若生欲天及生色界皆容得有靜慮律儀然無想天但容成就生無色界彼俱非有無漏律儀亦在無色謂若生在欲界天中及生色界中除中定無想皆容得有無漏律儀生無色中唯得成就以無色故必不現起無漏上生得成下故

阿毗達磨順正理論卷第三十九 說一切有部

音釋

蚊 蚊 無分切 魁 魁 苦回切 膾 膾 古外切
 置 置 莫耕切 魁 魁 苦回切 膾 膾 古外切
 置 置 子邪切 魁 魁 苦回切 膾 膾 古外切
 置 置 亮切 魁 魁 苦回切 膾 膾 古外切
 置 置 施切 魁 魁 苦回切 膾 膾 古外切
 置 置 於道也 魁 魁 苦回切 膾 膾 古外切
 置 置 必乃切 魁 魁 苦回切 膾 膾 古外切
 置 置 羸劣 羸劣 龍輓切
 置 置 羸劣 羸劣 龍輓切
 置 置 羸劣 羸劣 龍輓切
 置 置 羸劣 羸劣 龍輓切